

深海

THE DEEP OCEAN
Q I U C H E N
2 0 0 3

我想要一整个深深的海洋

序幕

什么淹没了我。

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。睁开眼睛，我只能看见无限的深蓝，只能听见自己均匀而平静的呼吸，一声，一声，一声，在寂静的深蓝色的深海。没有波澜，只有呼吸。

刚开始的时候——实际上，我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只记得——刚开始的时候，心中的恐惧，就和这围绕着我的广袤深邃的海水一样，深不见底。静默地漂浮在深蓝的虚空中，我触不到任何存在。我内心焦灼而空洞的舒展我的身体想去触碰什么，可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深蓝色的虚空，在每个维度上无限的延伸，无限的延伸，无限的延伸。

好像交响乐中的间隔，从纵横交错繁华似锦的乐声中突然跃入空寂，一切都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宁静而悠远，短暂而冗长。我轻轻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抬起眼帘，以为错综的线条斑斓的色彩会像重新开始的华彩乐章一样，在指挥棒的轻轻一点之下再次爆发，重新充盈、填满这虚无的空间。

可是什么都没有——发生。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。

无法名状的孤独。

不可倾诉的惶恐。

不能抗拒的下沉。

我以为我在下沉，可是漫长的时间里我从来不曾触碰到一个“地面”，感觉不到在这没有参照物的虚空中的位移。我只能感觉得到紧密的贴在我每一寸肌肤上的柔软，是安静而沉默的海水，像光滑的丝缎一样，把我裹在无尽的时间里。

其实时间应该停滞了，流逝的是我的思想。

而空间也应该凝固了，下沉的是我的心。

闭上眼睛，我进入更深的黑暗。被深蓝覆盖的眼帘下，快速的闪过一些破碎的色彩和形状，我无力捕捉，力量和心灵一同沉到了我无法抵达的海底，只剩下呼吸，一声，一声，一声，均匀而平静。

不安的睡眠和沉寂的清醒，不断地更替。

然而至始至终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

假期

幸福让人感觉似归途上的疲惫，我像婴儿一般嗜睡。

假期并不悠长，明媚的秋阳，干净的天空，斑驳的树影，喧闹的小学校，敞开着玻璃门的小店铺和行人很少的街道，都只是一个个短暂的片断，在我匆匆的行路中一闪而过。但是此刻它们都凝固在这扇小小的窗户外面，凝固在我惺忪的迷蒙睡眼里，朦胧而又温暖。

窗台上摆着插满了笔的圆筒、卡通小闹钟和木相框，黑白照片里的女孩那年十七岁，穿着白色的裙子扎起黑色的长发，曲着腿坐在地上微笑，笑容里满泄着秋天甜美的阳光。

阳光。

阳光被窗外摇曳的树叶轻轻打碎，那些温暖的碎片在她的每一根发梢上明晃晃的跳跃，她目光恬静地注视着书本，长久注视，我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的轻微而清脆的“啦啦”一声，是她轻轻的翻动书页的声音。

办公室里凌乱纷杂的脚步，日光灯下摇摇晃晃的身影，那些看似有轨道有目的的来来去去，那些盲目的满腔热情的演说和隐藏在不动声色后的麻木……在这如水般晃动着的云影交错里，一切都似乎恍若隔世。

我满足的淡淡微笑。

斜照进来的阳光下，可以看到有点发旧的被面上密密麻麻的起了一个一个的小绒团，我的蓝色格子衬衣和她的白色小毛衣揉成一团挤在她的身旁。我躺在窄小的床上，睡在她的影子里，在暖烘烘的被子里慵懒地舒展四肢，在粗糙的被子边缘使劲的蹭蹭下巴，睡意就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温暖而甜醉的再次笼罩过来。翻身的最后一个动作还没有完成，我就沉入了安稳的睡眠，沉入了自己和缓的呼吸声里。

只有偶尔轻微的“嘶啦”一声，似乎轻拍着我随着呼吸平缓起伏的后背，在熟睡中似乎也能听见，清晰无比。

这不是个古老的院子，随意得有点简陋的格局和搭设没有那种雍容尔雅的古典，但斑驳的墙面写满了她成长过的安静岁月。地面上的积水倒映着不完整的蓝天，在我轻轻踩踏下去的鞋子底下全化为闪烁的碎片。风吹过，枯黄的梧桐树叶伴随着昨晚的雨水纷纷的撒了一地……那些写满了歌声一般的诗句的纸页终会发黄，她凝视那些纸张时总有的清澈泪水会不会流尽……

一瞬间，仅仅只是一瞬间——那么多个深夜里疲惫而焦灼的奢望与守候，那么多言语里深情却又无

助的牵绊和袒露，那么多的归心似箭，那么多的难舍离别，那么多婉转的眼神，那么多微笑的细节……那么多的那么多，像浪潮一样汹涌而迅速的扑面而来，我被涌过的潮水抛离地面，那一瞬间悬浮在往事的海洋里——然后，然后我的双脚重新触到了坚实的地面。

一瞬间，也仅仅只有一瞬间。

潮涌在一瞬间退远，我肩头上落着一片沾满了雨水的黄叶，所有的丰厚往事全部化为秋天的午后一场冗长而甜美的睡眠。

抬起头我看着那扇在晃动的树影里安静凝视的窗口，窗台上还隐隐约约看得到插满了笔的圆筒。那个会站在凳子上趴在窗台上欣喜地盼望或者依恋地目送我的身影，不再出现。

或者再不会出现。

夏天

那个阳光明亮的夏天，心底的失望却像雨季的积水，正在慢慢累积。

天空淹没在刺眼的明亮中。从似火的骄阳中大汗淋漓疲惫不堪的回来，然后让冰凉的自来水从头顶淋到脚底。胸腔中压抑着的热烈而暴躁的空气，在凉水通透心脾的浸泡中忽然收缩，教人感觉到颠覆和窒息。

在倾泄的水流中，我紧闭双眼，大口喘息。

“你怎么挑中午的时候去练投篮？这也不是变煤炭的正确方法啊。”有谁在和我懒洋洋的开着玩笑，我只看到他穿着短裤踢着拖鞋噼噼啪啪的向我走来又离我而去。那时我双手撑着膝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，外面的阳光恶毒的炙烤让我的头像烤蔫了的草叶，歪歪倒倒地斜着，就是抬不起来。

炎热的夏天阴凉的房间，恍然中，觉得水中沁人的清凉是如此炽热而剧烈，而烈日下疲惫的闷热却如此松弛和平静。

夏天的午后，明亮得耀眼的阳光，火辣辣的在大地上肆虐。但是穿过灰绿色的窗帘布和玻璃墙后，光线却在房间宁静的空气里淡淡的凉凉的黯淡着，在干净的瓷砖地板上，静静地铺几个疲乏的几何图形。风扇轻微的吱吱呀呀响着，残留的湿润迅速的蒸发干净了，留下我裸露的皮肤被和缓的风包裹和抚摸，刚换上的干爽衣襟晃动着轻触我的身躯。

我感觉得到自己起伏的呼吸，感觉得到时间轻缓而持续的流动，时钟的指针在一格一格的移动，地

面上的光影在静悄悄地爬行。

我像是这个刻画精致而古典的世界表层，半透明的淡淡一笔。贴在这个世界的景观表面，乏乏的吞吐着这个世界乏乏的空气。

电话。

电话在桌面上镇默。

一直镇默，一直镇默，一直镇默。

我的目光并没有包含它，甚至没有不经意的落在它身上过，可它就这样占据着我思想的某个位置，一直镇默，一直镇默，一直镇默。我暗暗的希望并且知道某个时刻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整个世界会随之晃动一下，然后我的身影在世界上突然变得实在而清晰，不再虚无，不再透明。

而我想起——我在远方。

所以漫长过去之后还是漫长。

这是一本什么书？在我的视野里布满了凝固的文字。一些短促而疲惫的喃喃诉说，像从历史深处断断续续隐隐约约的飘来。

我听到很轻很长的叹息声，视线黯然。地面上的光影失去了明亮，云在玻璃上的滚动缓慢下来，我感觉到脚底升起潮湿的气息。

小镇

再清凉的夜风也止不住某些蠢蠢的躁动，同理，我也无法阻止。

在小镇清凉的夏夜里行走，像在搪瓷缸中的凉水里游泳。歪歪斜斜的几根灯柱立在窄窄的街道旁边，只能昏黄的照亮路边几幢参差不齐的矮屋，和粗糙的墙面上陈旧的木门。

除了暗黄就是浓墨一般的漆黑，我在黯然的灯光和漆黑的阴影中缓慢穿过。巨大的山脉的影子在屋顶上像野兽的脊背一样无声的隆起和蔓延。每一寸道路每一丝空气都陌生无比，可我知道街道的尽头，它伸入一片浓重的阴影。

我穿过这仿佛掩埋在历史与黄土中沉寂了很久的小镇街道，没入深重而未知的黑暗里。

黑暗像潮水一样聚拢过来，满天寂静的星光倾泄而下，淹没了我的呼吸。

太长久的凝视，让我眼里璀璨的星星开始一颗一颗疲倦地熄灭。我抬起手臂伸出食指，在漆黑的天穹上一颗一颗把它们重新燃亮。如果此刻有一颗流星划过，会是很完美的事情。可是一切都在静默着，

像在画纸上浸染的水彩，静止在了它最美的一个瞬间。

田埂、麦地、远山的黑影，在夜色中渐渐浮现和清晰。继续在黑暗中沉寂的只有田野里几栋孤单的房子。这个小镇上所有的人和跑动的狗都从时间里消失了，只剩下我，用清冽的夜风与这个在夜晚里沉默的小镇不动声色的交换心事。

心事重重么？

并非如此。我知道此刻此地有人内心比我焦灼万分，在这个小镇唯一的旅店简陋的房间里手足无措。

回去么？

有什么用处？我知道回去以后只有急躁的询问——“你去哪儿了！”然后又是暴躁与烦闷中让人窒息的无言以对的沉默。

“你去哪儿了！”然后是暴躁与烦闷中让人窒息的无言以对的沉默。

破旧的窗帘布外看不到晴朗的星空，一栋残旧的房子突兀地立在窗前，掉了白漆的墙砖露出泥土的黄色，缝隙里的植物因为缺水而枯矮和焦黄。

她沉默的眼睛里终于没有了焦躁和愤怒，只剩下疲惫，和委屈过后的漠然。

最深最深的夜里，田野里的蟋蟀也停止了无休止的鸣唱。干燥的白天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。在越陷越深的夜色里，两个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的人，在陌生的旅店里狭窄的小床上疲惫地拥抱。

那么多的急促和烦杂，现在终于平静下来，化作我的耳边一声、一声、一声起伏平缓的呼吸。像汹涌的海浪，在漫长的跋涉之后终于抵达了凝望的海岸，化作细小的波浪，疲倦的轻抚柔软的沙粒。

枯矮的植物像珊瑚和海藻一般，在如水的夜色中大簇大簇的盛开，窗外寂寞的山脉在我失眠的双眼里涌动起来，我在一声、一声、一声潮涌的冲刷中，沉入深深的困顿里。

长途汽车

有一种疲惫，会在漫长的积累中将我疲惫如此的理由慢慢消解。

摇摇晃晃震动颠簸，我像细碎不安的浪尖上一片脆弱的叶子，在暗涌和漩涡中无声地沉浮和旋转。

天旋地转。

步行或者骑车在晴天或者雨天走过无数次的道路，两旁栽着剃得像蘑菇一样的榕树，此刻像一张张平淡得拙劣的照片，在车窗上晃动的闪过。夕阳不是每个时刻都无限好的，此刻斜射进车厢的阳光，像夹杂着沙尘和砾石，让我眼睛干涩，脸颊刺痛。

冷气不断地从头顶上的送风口灌下来，我无助的摆弄了一下送风口上的页片，在无计可施中任由它去。我在这种混杂着浓重得让人恶心的工业气息的冷气吹灌里，重重闭上眼睛。强迫自己进入没有感知但却不是睡眠的混沌状态，以回避心底极端厌恶的情绪。

昏昏沉沉了很久。我忽然睁开眼睛，困乏像水里一只安静的鱼，忽然游走开去。

不知道车现在走在了哪里。黄昏的田野里浮起氤氲的雾气。路面在平坦的平原上疾驰。

暮霭越来越凝重和黯淡。车子像驶进了一个天穹般巨大的隧道，越往里走越深邃和黑暗。

巨大的高速公路高架桥，像神话史诗里才会有的巨兽的脖颈，沉默着往视线右前方的远方弯扭和延伸。空旷宏大而虚无，高架桥的末端消失在远方沉淀的雾气里，缥缈得像另一个世界一样似乎不可触及。

如果真的可以，就这样驶入另一个未知的世界。

穿透其实像薄纱一般的浓重雾气，黑暗中的霓虹开始在我脸上频频的明灭。混乱的车辆和路人像杂流一样把道路搅成了一个连着一个的漩涡。一路心平气和开车平稳的司机，开始在拥挤的走走停停里习惯性的低声咒骂。乘客开始从晃动中的昏睡里醒来，在黑暗里细碎的摸索着自己的东西，手机让人啼笑皆非的怪异铃声开始密集，无形的电波像不安的潮汐一样涨起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我在心里轻轻默念了一遍。

那躁动不安的潮汐，淹没了我无声的语言。

所以没有奢望中的回应。

很多个曾经的时候，我以为思想可以在那种坚决的坚定中蔓延，终有人会在这蔓延中逐渐了解。靠在冷硬的车窗上，我看见自己倦容满面。思想和语言也许都还在，被疲倦浸泡着盛在躯体里，无法蔓延。

混杂着光束的车辆洪流，将这个我为之生存的巨大城市侵蚀成笨拙的碎块，在浊浪中漂浮，毫无出路。车窗上映着我被光怪陆离划的支离破碎的脸，我从那里面拼出暗流中的挣扎，和疲惫后的盲目。

十七楼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是我在楼上，世界在楼下。

夏天的时候，推开窗户，城市高空的风，像倾泄的暴雨，洪水一般汹涌的灌入和冲刷这空旷的房间，在高层建筑的缝隙里尖利的呜呜作响。夜空明朗而锐利，密集的灰色楼群隐到了黑暗的下面，灯光清晰的嵌在大地上。清澈的夜风里有长发飘飘白衣袂袂的记忆，美好得如同繁星的倒影，触手可及。

而我忘记了这个温度和空气都暧昧不清的时间，是什么季节。

什么也看不清。

暖黄色的灯光，在湿漉的空气里缓慢的浸染和扩散，覆盖住楼下的世界，弥漫住整个空间的似乎是另一种潮湿的空气，模糊和扭曲着我与这片大地的距离。

每一盏灯光，都凝固在纷飞的雨雾中弥散着毛茸茸的朦胧光芒，像这片深黑色的海洋里等待人捧起的宝藏，天真而又华丽。有一片洋面格外的寂静，我知道那是一片人造的湖水。有一片洋面格外幽深，我知道那是一片未被侵占的田地。更远的地方，那个应该是大片大片笼罩着灰雾的重工业厂房，灯火通明在深黑的海浪里变成闪动的一群星星。

没有星星。

星星都坠到了地上，在那上面安心的安了家，所以如此安静而温柔的散发着暖暖的光芒。

我伸出手，触碰到的却只有无形的雨滴传来的冰凉寒意。

寒冷如同这雨丝一样，微小、密集而又持续。似乎能渗透掌心。

深夜，大地上的星星在一颗一颗的熄灭。这片反转了的夜空开始远离——还是我在远离？我需要一个线索证明我依然存在。电话里啾啾啦啦的杂音，那盏暖黄色的灯光近在耳边。

“我觉得很可怕！”——声音烦躁而抗拒。

其实我只是说——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很遥远，此刻此地，如此而已。

那么让人害怕的是我的离去，还是因为要跟随我的远离？

关掉电话，失去线索，我吸一口气。我依然存在么？我只希望此刻大风凛冽，粗暴的吹走这幻影一般的浓重雾气，让我看清楚这十七层楼的楼顶离那盏灯光到底有多远的距离。

沉默般黑暗的潮水，淹没了越来越多坠落的星星，我还站在十七楼的楼顶，眼睁睁的看着这段模糊的距离里，被那几个夏天的大风撕出的伤口般的幽径，在这片暧昧不清的迷雾中逐渐地愈合。

夜晚

不断的忘记又不断的想起，世界的荒芜与美好同在。

“唰——”

铁闸门的声响空洞的在空荡的街道上长久的回响，寂寞的回响很快被我抛在身后，被撕裂的宁静片刻之后重新汇聚。小商店的小老板熟练而麻木的收拾好身上的东西后转身离去，暗黄色的路灯下面容疲倦而冷漠。在他店铺的橱窗玻璃上，我看着自己行走的侧面，快速的闪过。

一如既往的淡定眼神，像几步之遥的一个平行的陌生人，直接的目光，在一个瞬间和一个平面上打量对方与埋藏自己的惶惑。

一如既往的淡定眼神，埋藏自己的惶惑。

一如既往的淡定眼神还埋藏过更多，而更多的更多则和玻璃上缤纷的背景一起，被远远的抛在这个淡定的眼神闪过的无穷背后。一路走来街道一侧的小店铺，里面的老板或者店员或者老板兼店员忙碌或者闲散，走过的无数次，我穿过玻璃上自己平淡的面容触碰到他们同样平淡的目光。

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期待。

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满足。

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疲惫。

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无所适从但保持面容平静。

.....

只是他们绝对不和我一样惶惑，因为现在是空无一人的凌晨，一如既往安静着的玻璃后面此刻只有局促而狭小的黑暗。就像关在玻璃缸里的几升海水。

“上来吧，或者你马上回去，现在很晚了。”街道的拐弯小巷的尽头黑暗的深处，我在覆没一切的安静里听着手机在我耳边传来潮水退去般的沙沙声，和被这细碎的声音包裹着的克制的请求。

“你下来。”我记得我是坚持的。同样我也记得她向我走过来，楼道里暗黄色的灯光在她身上熄灭，她没入我身处的这片黑暗里时，眼睛里的明亮生硬的落在我脸上。

而我忘记了我是如何妥协，忘记了如何跟着她摇摇晃晃的走上昏暗狭小的楼梯间。

心烦意乱的惶惑，看似镇定的坚决，光线黯淡的楼梯间像亘古不变的时光隧道，过滤掉那些不断刺痛我的碎片。我轻轻踩着陈旧却干净的水泥地面，听到自己的呼吸在胸腔里忧郁的徘徊，一如三年前的此处那个因为欣喜而惶恐和小小心翼翼的少年。

房间里，我用有灯光的最后一个瞬间，注视她轮廓精制的脸。深情的、疲惫的、委屈的，唯独没有语言。

然后灯光悄然安息了，我的视野像退了潮的悬崖一样陡峭的布满了荒芜和匮乏。被热带浅海般温暖而清澈的目光覆盖，成为填不满这匮乏的奢望，像海水搁浅的呼吸一样在干涸中逐渐衰微。

我再也无从想起，我为什么要跟着她上来。

失眠

我以为我会自由，谁知道放逐把我束缚得窒息。

只不过是个平静的夜晚。看似平静。

只不过是在平静地踱步。来来回回。

这是第几天了？我想不起。

越是万劫不复我就越是竭斯底里。

不安的喘息和焦虑的心跳，像兵荒马乱里急促的战鼓一样疯狂的擂击着我的胸膛。往事和现实在我的躯体里纠缠不清翻江倒海。毫无出路的思索，不能自圆的假说，无法摆脱的悖论，过分的挣扎和压抑，思想一片血肉模糊的疼痛，可即使如此依然不能停止血肉横飞的挣扎。我像一块挂在风暴中的旗子，在狂风的撕扯里剧烈而无助的扭曲和抖动，被撕成碎片也一刻也不能停息。

可这只不过是个平静的夜晚。看似平静。世界安详地睡在一片荒芜的阴影里，我像一只狂暴却稚嫩的小兽，被囚禁在世界的梦魇中惶然失措却无法逃离。

不能吵醒身边的人，不能打电话给别人，不存在任何倾诉，不存在任何举措。我与这个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在这一刻被剥夺殆尽。

可是纠缠的痛楚却是如此惊心动魄而又无计可施，好像深夜里对着一部不能关闭的惊悚片，恐惧直逼心脏深处，却无处逃循。

一直踱步，一直踱步，一直踱步……

局促的步子和时钟的秒针同步，想要一点点咬噬掉这重重拉过的锯齿般烙痛我的时间，还是想要反被它吞噬。

愤怒像海底的一次深重的爆炸，广阔的洋面在爆炸的巨大张力里肿胀着缓慢鼓起，继而安然平息。海水在岩浆的喷涌和冷却里悄无声息的溃烂，波浪和海鸟依然在天空下相安无事的嬉戏。

错位的幻觉飘忽的声音，像被狂风卷起的碎片不断地敲击我单薄的睡眠。我分不清下一刻睁开眼睛看到的究竟是实境还是幻影。

凌晨五点钟，我在人们平稳而庞大的呼吸汇集成的起伏的浪涌中猛然清醒。海水彻骨冰凉而且蕴藏着无穷的水压，没过我平躺的躯体。灰暗的房间在起伏的海面扭曲成我眼里波动的光影。从缺氧的半梦半醒中浮起，我想吸入空气，张开嘴却吸入海水般苦涩和冰冷的窒息，胸腔淹没在一片致密的疼痛里。

安静的海水，看似柔和的波浪，却凝固着趟不开的坚固的漠视和钝重的压迫。

我挣扎着撑起身体突破海面，沉重的海水在我耳边哗然一响然后下降，凌晨五点钟的光线，和我的呼吸一样寂寥和虚弱。人们的梦还没有散去，我坐在汪洋一片中喘息。

这是第几天了？我想不起。

天空

之所以如此恶劣不堪，是不是因为我从不尝试着去妥协和接受。

浊浪滔天的马路，庞大的机械轰轰烈烈地从我已经破灭的睡梦上毫不留情地碾过去，碾碎我色彩单纯的回忆与憧憬，然后再碾碎它自己发出的巨大噪音。

站在城市腹地的某处，身边看似穿梭自如的人群与车辆，像被浊浪夹带与搅拌的肮脏碎块，将我的四面八方，将我的来路与去向，都冲得溃散。

睡眠和营养的极度欠缺，让我即使只是随意的站立都想要重重的闭上困顿不堪的眼睛。为了自己苟延的活命，为了她眼中重要得无可替代的义无反顾，我放弃那持续着让人撕心裂肺的挣扎。

然而事实上，呼吸都成为负累，我也不再能有半点力气，去继续这崩塌般的挣扎。

其实所有的痛苦，都来自面对即将降临的痛苦时，巨大的勇气和坚持。

否则怎么会有人如此愚昧的置身其中。

干涩的收缩感在我的每一块骨头里硬梆梆的生长和分裂着，空荡的胃被焦虑的烧灼感填满，生涩而疲倦的眼睛在光线里隐隐的刺痛，皮肤在冬天寒冷干燥的风里麻木。就像有些人会浑身充满力量一样，此刻充斥我身体里的，像是一个低声诅咒的靡靡之音，在轻微而不匀地颤抖。如此恶劣不堪。

而且无处可逃，所以不知所终。

十岁那年的冬天，我是个裹得像个粽子一样的虚弱的孩子。寂静无风，雪花在冬天灰暗的天空里满天飞舞纷纷扬扬。我快乐的长久仰着头，却始终无法凝视其中的某一片，视野里只是整个天幕上簌簌落下的雪片。我在作文本上写，“雪白的雪花，飘啊飘……”

簌簌落下的雪花，灰暗的天幕。

灰暗的天幕，和此刻此处相同。我想起十岁那年的冬天的雪花，因为背负着一小片黯淡而单薄的光线，在隐隐散发着光芒的天幕上，应该是阴暗的黑色，而非理所当然的纯白。

时间总是会滴过的，可放开手它就开始暗暗的侵蚀，所以有太多美好经不起时间的咀嚼和推敲，是因为放任了它们在浊浪中沉浮和漂摇。

如同此刻的我。

此刻此地。

浊浪滔天的马路和天空，把我自己的视野、感知和思想也搅得粘稠钝重混浊不清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很好……

深海

海水淹没了我，海水是什么。

电梯、楼梯、过道、走廊……我还未熟悉的环境。

外面的夜色已经深不可测，深埋的困顿依然深不见底。

心里荒芜得像没有暴雨的旷野，因为我扼杀自己全部不经意的想起。

习惯性的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闭上眼睛。光线惨白而黯淡的世界，缓缓的拉上了沉重的幕布。

再睁开眼睛，是一阵头晕目眩的空白。不，不是空白，我只能看见无限的深蓝，只能听见自己均匀而平静的呼吸，一声，一声，一声，在寂静的深蓝色的深海。没有波澜，只有呼吸。

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心中的恐惧，就和这围绕着我的广袤深邃的海水一样，深不见底。静默地漂浮在深蓝的虚空中，我触不到任何存在。我内心焦灼而空洞的舒展我的身体想去触碰什么，可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深蓝色的虚空，在每个维度上无限的延伸，无限的延伸，无限的延伸。

好像交响乐中的间隔，从纵横交错繁华似锦的乐声中突然跃入空寂，一切都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宁静而悠远，短暂而冗长。我轻轻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抬起眼帘，以为错综的线条斑斓的色彩会像重新开始的华彩乐章一样，在指挥棒的轻轻一点之下再次爆发，重新充盈、填满这虚无的空间。

可是什么都没有——发生。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。

下沉似乎不可抗拒。

时间停滞了，流逝的是我的思想。
空间也凝固了，下沉的是我的心。

紧密的贴在我每一寸肌肤上的柔软，是安静而沉默的海水，像光滑的丝缎一样，把我裹在无尽的时间里。闭上眼睛，我进入更深的黑暗。被深蓝覆盖的眼帘下，快速的闪过一些破碎的色彩和形状，我无力捕捉，力量和心灵一同沉到了我无法抵达的海底，我只剩下呼吸，一声，一声，一声，均匀而平静。

“啪！”、“啪！”，开关微弱而清脆的声响，日光灯在身后一盏一盏熄灭，几重淡淡的影子在移动脚下不断地晃动，就像不安的睡眠和沉寂的清醒在不断地更替，唯独没有一种深切的困顿，能够真正覆盖我焦灼而疲惫的眼睛。

至始至终，我知道我就在这里，就在此处，无法逃离。

尾声

漫长的时间里，总得学会平静。

第一天的时候只有一张纯白的画布，洁净的平躺在浅黄色的木板上，木板立在房间的正中央。我把暗绿色的植物搬开，把有木窗格的玻璃窗推开，让窗外柔和的阳光覆盖着画布。画布上弥漫着一层绒绒的淡淡的光芒，像一小片微小的雪白的麦芒，在画布上生长。

然后用习惯的深蓝调和清水，深深浅浅的在画布上漫不经心的涂出轮廓与明暗。

于是第二天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淡淡的模糊的蓝色世界。

第三天轮廓开始分明蓝色开始清晰。

第四天斑驳的色彩开始出现。

第五天画布上的色彩开始丰富，厚重，也开始混浊起来……

画中的世界在笔下慢慢展开是一个神奇而美妙的过程，平静中涌动着对那个将要出现的未知世界无限的憧憬和好奇。我长久地看着画布上某个笔触，漫不经心地往画布上涂抹颜料，把画笔浸泡在变得混浊的水中，把这个过程拉得很长很长，希望它能够充斥这整个安静无声的漫长。

温暖安静的房间，流淌着不被打搅的时间。平静的时候望着房间墙壁拐角处分叉的直线，听自己的呼吸一声一声的把想念一点一点的展开，把自己一点一点的沉入海底。

我看到远方游过自在的鱼群，姿势优雅地在水里变幻着排列，倏忽地游走开去，再也找不到身影。

我看到幻觉般的阳光，在离我遥远的海面上方变幻着色彩与光影，太阳悬在另一个遥远的有空气的世界里，照耀海底如同照耀冥王星。

我看到有提着公文包的人匆匆从海面上走过，他的脚下我的头顶泛起一圈圈精致的涟漪，安静地扩散开去。

我看到走过的人渐渐多起来，穿梭不息的黑影，来来往往的脚步，交叉纵横的涟漪，在透明的海面上显得如此清晰而有趣。

而这一切都像是那面广袤的屏幕上上演的影片，再多的繁华都与我无关，再多的涟漪也晃动不了海底的宁静。

深夜里画累了的我拖着钝重的步子爬到楼顶，欣喜而惆怅地聆听夜归的鸟鸣，心里轻轻涌动的潮水是月亮静静的呼吸。

我想起中学里暮色弥漫的大操场，想起小镇上绚烂的繁星，想起我爬过的大山看过的大海，想起冗长而平静的旅程，想起被我忘记了的自己。

画布上的世界在慢慢展开，最后一笔我要调和浓重而粘稠的明黄和乳白，给画面添上阳光的颜色。

久违的颜色。

再见她的时候，所有的语言都将是浮在水面上的流萍，会默默而迅速的飘然而去毫无踪影。只有我深切的眼神如同这海底的宁静——

闪烁的。

黯然的。

恍惚的。

永恒的。

这海洋一般的深情。

后记

忘记然后又重新记起，这个世界的干燥和荒芜。

这里只有我穿梭过的一些场景。

一些只有我穿梭过的场景。

一些破碎的色彩和形状。

一些恍惚而清晰的光影。

好多好多的场景，其实我多么愿意长久的哪怕是永久的沉浸，可惜我也只能是穿梭，甚至无法对某处的风景施舍多一点点眷恋。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在什么时间去到哪里，我只知道缓慢的，逐渐的，海水会漫过我的头顶。

呼吸，呼吸，呼吸了好久，我潜入海底，然后弥漫开来，消失。

天空下碧蓝的深海。

是我无比深刻的想念。

你深邃的眼睛。

那海洋一般的深情。